* **北医三院抗疫“90后”：这是我最好的成长礼**

北京大学第三医院（简称“北医三院”）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，是一支年轻有实力的队伍，全队137名成员中有70余名“90后”。曾经被守护的“90后”已经成为疫情最前线的骨干力量、青春力量。疫情当前，他们冲锋在前。这群年轻的医护中间，有刚博士毕业却有6年党龄的临时党支部书记，有挥手与同为医务人员的爱人和半岁孩子告别的急诊大夫，有为奔赴武汉一线而再次推迟婚礼的新娘……

**吴超：抗击疫情是我最好的成长礼**

医疗队临时党支部书记、神经外科“90后”党员吴超

作为一名“90后”，自2月7日奔赴武汉以来，吴超一直被“90后”的队友感动着，他们在危险无时不有、无处不在的战场上，与看不见“敌人”——病毒抢夺生命。作为一名“90后”临时党支部书记，他也见证了在这场抗“疫”战争中，“90后”党员以舍生忘死的行动，践行入党的初心与誓言。

在病房里，吴超一直挂念着新冠肺炎危重型患者郭阿姨。

2月底，郭阿姨来到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，吴超和李超大夫接诊。当时她已严重呼吸衰竭，上无创呼吸机治疗后，才转危为安。疾病的痛苦、呼吸机的不适，眼神里充满恐惧和焦虑的郭阿姨一度不配合治疗，呼吸机面罩又使得医患之间无法正常交流。住院前3天，新冠肺炎带来的痛苦恐惧和本能的求生欲交织着、折磨着郭阿姨。医护们不仅需要治疗疾病，还要给患者以信心。“不能用语音交流，那就用笔写，通过文字来交流。”于是吴超和小伙伴们与郭阿姨之间开启了“笔尖”上的交流。

“在武汉有机会看、学习高段位大咖处理事情，收获满满。”吴超说。针对郭阿姨的恐惧焦虑，院长乔杰亲自制定了心理辅导方案，组建了心理护理小组，每天给郭阿姨加油打气，并且建立了“微信加油群”，将家人为郭阿姨录制的加油视频放给她看。

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，郭阿姨逐渐适应了无创呼吸机的治疗，病情渐渐好转，焦虑和恐惧的情绪也逐渐消散。

再次和郭阿姨进行“交流”，她写的字明显有力了很多，笔尖上也多了些许自信和坚强。有时去治愈，常常去帮助，总是去安慰，在这场疫情中，医生给患者的不仅是身体上的治愈，更多的应该是心灵上的温度和安慰。

吴超感慨，一代青年有一代青年的历史际遇。参与这场抗疫斗争，无疑是一次弥足珍贵的人生经历。青年一代有着对祖国和人民的赤子之心，是有远大理想的一代，是有家国情怀的一代，也一定是能够担当大任的一代。不管是这次抗疫胜利，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，我们青年一代一定是闯关夺隘、攻城拔寨的先锋力量，也必将肩负重任。“抗击疫情是给我的最好成长礼。”

**付源伟：现在轮到我们“90后”来履行对社会的责任，这是中国精神的传承**

付源伟：北医三院第三批国家抗疫医疗队队员，急诊科住院医师。尽管女儿只有7个月大，但同为急诊科医师的爱人非常支持他到一线去。作为湖北孝感人的付源伟对武汉人民的境遇感同身受，认为自己有责任有义务去帮助武汉人民渡过难关。

“疫情就是命令，防控就是责任”，这句话时常徘徊在付源伟的脑海里。

作为湖北孝感人，他的家乡也是重灾区。来到武汉后，看到曾经最繁华的江汉路如今门庭冷落，繁忙的长江轮渡如今冷冷清清，付源伟心中五味杂陈。队员们下车后，司机师傅热情地帮着搬运行李，环卫师傅对着队员们高声大喊“武汉加油”，酒店工作人员放弃休息，尽最大努力为队员们提供生活保障，还有社会各界人员为队员们捐助的物资，他强烈地感受到一股力量：“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，全社会众志成城。”

新冠肺炎病情往往进展迅速，重症与危重症患者较多，很多需要高流量氧疗，无创通气甚至气管插管有创通气，作为急诊科医师的付源伟有重症患者救治经验，因此承担起了危重患者的管理。在接管病区后，医疗队收治了第一批新冠肺炎患者，从患者们迫切想要得到治疗的言语中，他感受到武汉病患的不易。

在6小时工作时间里，对气管插管患者进行动脉血气分析、调整呼吸机参数、调整血管活性药物、中心静脉置管等，这些在急诊抢救室里熟悉的操作在穿上厚重的防护装备后，付源伟感觉自己十分笨拙，没一会儿就出一身汗，护目镜也起雾变得模糊，每一个动作都需要付出双倍的体力。尽管每一位医护都穿着厚厚的防护服，根本无法被分清，但他们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名字——医务人员。

“哪有什么岁月静好，不过是有人替你负重前行，17年前，全社会都在保护‘90后’，而17年后轮到我们‘90后’履行对社会的责任，这是中国精神的传承。”付源伟说。

**霍天依：疫情不破甲不脱**

霍天依：北医三院第三批国家抗鄂医疗队队员，普通外科主管护师，2月7日出征武汉。10年党龄。28岁的霍天依为了坚守岗位，婚期一推再推，原本计划2月8日和爱人去领证。因为出征武汉，婚期不得不再次推迟……“2003年非典爆发时，我们还在上学，现在也该我们‘90后’冲在前面了！”霍天依笑着说，“他说了，等我回来就领证！”

自疫情初始，霍天依就告诉男友，可能会去一线，“如果去的话，家里交给你”。男友没有任何迟疑地答应了。

收到驰援的消息，第一反应是：怎么才能从妈妈手里骗回身份证？原本预计2月2日的婚期，受疫情影响改为2月8日，身份证被妈妈以结婚登记为缘由进行了强制性扣押，实际是怕她不告诉家人偷偷跑去武汉。出发的日期定在7日，电话打回家，妈妈出奇地平静，说这就和爸爸把身份证从家送来。那天北京下了很大的雪，老两口从顺义开车近一小时到医院给霍天依送来身份证。

2月7日出发那天，恰好是父亲54岁生日。心怀愧疚，霍天依对父亲只说了一句“生日快乐”，起飞前收到父亲的回复：“为国为民驰援武汉，是送给老爸最好的生日礼物。”

真正进入隔离病房工作，说不紧张是不可能的，但没有一个人退缩，隔着护目镜也能看见一双双坚毅的眼睛。霍天依所在的小组基本上都是被称为“佛系青年”的“90后”，工作6年的天依作为组里的高年资护士，主动承担了主管护士的工作，除掌握责任区内患者的基本情况，主要负责病危患者的护理。病危患者病情发展快、变化多、护理难度大，可是有着北医三院多年的培养，她对完成艰巨任务充满信心。并且她相信，每个共产党员都是这样，越是困难，越是第一个上。

随着疫情走向高峰期，抗疫也进入胶着状态。面对患者离世，平日里再苦再难也总是能苦中作乐的霍天依没能忍住眼泪。记得那天，武汉下了一场很大的雪，她先是笑称自己“一定是因为眼睛太小才存不住眼泪”，之后有感而发一首逆行者：‘位卑不敢忘忧国，佛系青年谱战歌。暴雪难碍行医路，疫情不破甲不脱。’传给家人，父亲见后感慨万分，随即和诗一首：“爸妈爱你更爱国，英雄前线战病魔。惟愿我儿多珍重，万众一心志必得。”

http://pkunews.pku.edu.cn/xwzh/d7ee5f1fc0a24bb5aaad23285b1720a7.htm